

## 《投機賭博新經濟》<sup>1</sup> 書評、採訪

### 人無近慮，必有遠憂

中國期貨業協會常務副會長 鄒建平

這是一本致力於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本質的書，是一本揭示西方強國（主要是美國）如何在傳統的炮艦政策之外使用新的手段（主要是金融）剝奪弱小國家，以及這種剝奪如何可能的書。王小強說，他在寫作《投機賭博新經濟》的過程中常想起古語“察見淵魚者不祥”，“（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sup>2</sup> 20世紀80年代，王小強就擔任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是名副其實的老資格的改革派。但王小強近年來從改革派變成了“反思改革派”，是不是因為他發現了今日的局面不是他們當年想要努力的結果？而且還同時意識到未來隱患重重？也許正是他對當下改革開放的勢頭和前景的憂慮迫使他一本接一本地奮筆疾書，呼籲社會各界警惕已經蹲在門口的狼。

---

<sup>1</sup> 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參見網址<http://www.strongwind.com.hk>。

<sup>2</sup>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31~35頁。

## 一、中美關係的實質在於美國需要敵人

1991~1996年，王小強在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經濟系撰寫博士論文《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對薩克斯和科爾奈的批評》。<sup>3</sup> 這麼長的標題，意在強調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合理性。王小強的博士論文是兩篇文章，一篇〈中國的價格改革〉，一篇〈中國的企業改革〉。由論文附標題可以看出是針對“休克療法”和私有化的。<sup>4</sup> 反思歷史，1986年“價稅財聯動”，1989年“價格闖關”，中國改革兩次衝向波蘭、俄羅斯式的“休克療法”，依據的正是長痛不如短痛的常識。《摸著石頭過河》旨在用中國漸進式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邏輯和經驗，批判世紀末席捲轉軌國家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雖然處處涉及岸在哪裡的懸念（尤其是企業改革部分），但集中討論的還是怎樣摸石頭。換句話說，即便一門心思奔向教科書式的市場經濟，貿然採用Jeffrey Sachs推薦的“休克療法”，昏死過去是必然的，能否復甦回來，進而治療沉痾痼疾，單就邏輯上說就很難自圓其說，更遑論想在實踐中成功了。

自從波普爾提出不能證明只能證偽以來，這世界上說怎麼幹才行的越來越少，說怎麼幹不行的越來越多。時至今日，中國改革穩扎穩打，循序漸進，一路摸著石頭在河裡走，但是，岸在哪

---

<sup>3</sup> 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對薩克斯和科爾奈的批評》。英文由麥克米蘭出版社、中文由牛津大學（香港）出版社1998年出版。

<sup>4</sup> 1991年，哈佛大學教授科爾奈的《通向自由之路》，在所有美英大學，是理解東歐和前蘇聯國家“轉軌”的必讀書；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曾經是南美國家、後來是波蘭和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總設計師”。

裡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是越來越模糊。摸了近 30 年石頭，面對疑似趟不過去的汪洋大海，“深入改革”的口號，再不像 80 年代初那般慷慨大義了。或許有人把隔著太平洋的美利堅當作彼岸，但王小強的另一本著作《史無前例的挑戰》<sup>5</sup> 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海市蜃樓的幻覺。美則美矣，但她永遠不會讓你靠近，因為你是她的敵人。美國是一個需要敵人才能生存的社會。王小強在書中指出，冷戰結束以後，美國需要找到一個新的敵人。因為她少不了敵人，是她特殊社會的內政需要。不宜簡單地說，我們之間存在什麼不理解，中國想和平崛起，你美國鬧不明白。的確，雙方有理解上的問題，但是決不那麼簡單，這是美國從自己社會內政需求產生出的一種外部反應。

《投機賭博新經濟》在《史無前例的挑戰》上進一步揭示了美國需要敵人的經濟原因。

美國今天的製造業，大概僅佔整個 GDP 的 17~20%，許多消費品的製造生產，早就已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了。剩下的都是不讓轉移的高科技。何謂高科技？我們回顧歷史，所有的高科技，都是一個軍轉民的過程。美國高科技的發展，說白了，就是製造打擊力的進步。現在的美國製造業，很多都是與軍工緊密聯繫的。不光自己的生產設備不讓轉移出口到中國，凡仰其鼻息的兄弟國家也統統不許。如今，受美國貿易部管制的出口技術已多達兩千多種。這些技術，在廣義上構成了美國製造業軍工化的經濟基礎。這個經濟基礎運轉到 2001 年，格林斯潘一年時間 11 次降息，帶著全世界的中央銀行利率向零逼近。宏觀調控的武功盡廢。說來也巧，在宏觀調控已經無法刺激美國經濟的時候，正好來了一個

---

<sup>5</sup> 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6，參見網址<http://www.strongwind.com.hk>。

9.11。從那以後，一個阿富汗戰爭，一個伊拉克戰爭，一個全球的反恐戰爭，打得美國財政從盈餘重新恢復到赤字，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卻全面復甦。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背後的動機。所以可以說，美國軍工化的經濟本身，需要愛國主義，需要敵人，需要戰爭。什麼是美國的製造業？就是這些核心裝備製造大軍工化的過程。

這不是聳人聽聞，王小強在《投機賭博新經濟》裡，用事實強調了美國經濟繁榮對軍工的依賴。一方面，美國移民社會只有靠愛國主義才能凝聚立國；另一方面，美國經濟的繁榮只有依靠軍工的昌盛才能實現，兩方面的需要造就了美國需要敵人。需要有一個很現實、足夠強大的持續威脅。我們如今連自己家裡的事情都忙不過來，哪裡來的“中國威脅”？但問題不在這兒，不是我要威脅你，是你要把我弄的像在威脅你。在美國，你是妖魔化也好，007、《一滴血》也好，各種學術分析、媒體誇張，總得有一個東西在威脅著他們國家安全，或者威脅著他們所信奉的自由、民主這套制度。《史無前例的挑戰》裡都是引用布熱金斯基、亨廷頓的原話。美國現在確定的兩個敵人，一個伊斯蘭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復興，一個就是中國。伊斯蘭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真正能夠替代蘇聯的並能和冷戰思維順理成章結合起來的，就是我們中國，畢竟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美國沒佔著便宜。

因此，美國需要敵人，不管有沒有，這是她經濟和社會的內政需要。這不是靠理解，溝通，再理解，再溝通就能解決的。只要她沒有找到一個更合適的對手替代你，中國始終還是她需要的大敵。所以，增加理解，增加溝通是必要的；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較量，鬥爭，是想迴避也迴避不開的。

## 二、金融危機的實質在於賭博替代了經營

《投機賭博新經濟》一開篇，作者就點出了賭博與投資的區別：“什麼是賭博？與物質生產沒有關聯的金錢交易。”放眼全球，世界變成了一個大賭場，作者引用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中的數據：“在全世界每天上萬億計的貨幣交易中，只有5%涉及到貿易和其他性質的經濟交易。其餘95%是由投機活動或套利交易構成的。”在跟實物生產關聯不大或者說失去了聯繫的虛擬經濟中，股票價格呈現出無理由的上漲或下跌，與企業的實際運營狀況卻相背相離。觀察金融市場起落的曲線，你就會發現它已經遠遠偏離了實體經濟的增長軌道。大量發行的貨幣進入了虛擬的賭場，成為賭桌上的籌碼。各國中央銀行成了莊家。金融市場像一個黑洞，吸納了激增的貨幣，消解了原本應該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隨著貨幣發行量增長而出現的通貨膨脹。貨幣進入股市或其他金融市場，不再是投資，而變成了投機，通俗點說就是賭博。

賭博投機的市場看起來人人都有機會，人人的機會也都是平等的，結果卻是不平等的，美國人總是贏家，輸家總在美國之外，所以這個遊戲歸根結底還是具有帝國主義的性質。很簡單，國際貿易的三分之二以美元結算，國際銀行貸款的四分之三使用的是美元，美元一家獨大，其他貨幣無論如何也玩不起，索羅斯調動幾十億美元就能把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市場打得一塌糊塗。“憑什麼世界人民愛美元？因為美國科技進步、經濟發達、政治穩定、國家安全。支撐美元的，不單是世界上最多的GDP，而且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實力，背後是最強大的軍工產業。”“不可戰勝的戰機，是美元不可戰勝的保鏢。”這就是王小強的解釋，弄的你不願全信，也不敢不信。

王小強在書中引用了列寧的話，西方強國對弱小國家的剝奪，是“從一頭牛身上扒下兩張皮來”。扒兩張皮是老做法了。當年列寧說扒兩張皮時已是惡狠狠了，時代到了今天再回頭看列寧的這段話，還是太客氣了。一夥金融大鱷幾天時間就能把後發國家幾十年的奮鬥成果風捲殘雲地吞噬乾淨。“金融危機實際上是一種‘富貴病’，貧窮的地方只發生短缺和饑荒，從不發生金融危機。”而且“最近大部分的繁榮和泡沫破裂現象都發生在財政、貨幣政策以及道德風險都處於較好水平的國家。”金融風暴要捲的是錢，所以首先要你“金融深化”，讓你必須把財富、資產高度金融化。

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三部曲：改革開放帶來物質生產高速發展，金融自由化帶來貨幣經濟繁榮昌盛（追漲），外資拋空再帶來你的金融危機（殺跌）。這幾乎成為當代所有“新興市場”無一例外的宿命。自我實現的可能性意味著任何不穩定因素，經濟的、金融的、政治的——這一切都可能在一國的貨幣上反映出來。尤其是金融危機，防不勝防。中國能否逃脫這樣的宿命？

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讓金融大鱷饞涎欲滴的“餅”越做越大。實體經濟無處不和國際慣例拼縫接軌，只有金融市場尚未徹底改革開放。人民幣的國內價格——利率，國際價格——匯率，至今尚未市場調節。期貨市場先開後關，衍生工具未及發育。與日益龐大的物質生產和進出口總量相比，貨幣經濟的發展潛力極大。於是，國內改革開始大力推進銀行混業經營，國際期貨走出國門，對外開放金融業務，合資、外資企業國內上市，開放基金邀請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合夥，外資證券合資進入股市，外資銀行織網佈點，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金融創新股價指數、指數期貨，A股、B股併軌水到渠成，外匯期

貨、利率期貨、期權交易、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順理成章，成為國際國內業界內外翹首以待的殷切期望。

金融自由化改革開放人心所向，金融市場繁榮昌盛的大幕已經揭開！但是，我們注意到所有國家的經驗證明，只要金融自由化，就根本談不上“防範金融風險”。從來沒聽說過美國經濟學家到處表揚美國的銀行制度健全，監管得力。相反，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從弗里德曼開始，從來對美國政府的金融管制嗤之以鼻，以揭露、批判、調侃、譏諷監管當局的無能為能事。

2006 年至今，中國股市、房地產狂漲，這已經是金融危機的“前戲”了。到目前為止，除了美元霸權，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甚至是最後一個，沒有被金融危機強暴過的處女。所有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包括英國英鎊、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意大利里拉，歐洲最發達、歐盟最核心的國家，都被金融危機洗劫過了。中國經過 30 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壞賬。這兩個條件，像美麗與纖弱，早就讓國際金融大鱷魚垂涎欲滴了。萬事俱備，只差一個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就此一點，索羅斯早在 2000 年那本《開放社會》的書裡就說過，如果人民幣是可兌換貨幣，那麼亞洲金融危機根本躲不過去。王小強在另一本書中，用〈“砍樹救林”——廣東化解金融危機“三步走”〉為題，展開描述亞洲金融危機時，王岐山指揮的一場化解“支付危機”的艱苦戰鬥。<sup>6</sup> 短短時間，廣東經濟從繁榮的頂峰跌落下來，兩千多億內債外債“水落石出”，上訪擠兌此起彼伏，群眾性恐慌迅猛蔓延，廣東國投破產，粵海重組，中央借款幾百億，一舉關閉上千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廣東省政府緊急成

---

<sup>6</sup> 王小強：《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參見網址<http://www.strongwind.com.hk>。

立的金融領導小組頂風冒火，大刀闊斧，驚心動魄，連續戰鬥。實踐證明索羅斯的斷言，並非空穴來風。

恰好在那時前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香港召開團結和勝利的大會，發表了《臨時委員會關於修改國際貨幣基金協議實現資本自由流動的說明》，正式將促進資本項目的自由化作為基金組織的一個共同的具體目標。投機賭博新經濟施展渾身解術，用廉價勞動力製造的廉價產品製造的貿易順差說事，形成比強迫日本更強迫的內外壓力，奮力猛推中國金融的改革開放。2003年日本率先發難，提請其他國家一道通過協議，強行要人民幣升值，就像1985年西方國家簽訂《廣場協議》強行要求日元升值那樣。從此，七大工業國領袖、美國總統，政府高官，歐洲中央銀行、日本大藏省以及高盛、美林、德意志銀行、瑞士銀行等鉅大機構，異口同聲，衆口一詞，要求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經濟學家，多維媒體，國際組織，國會議員，齊心協力，內外夾攻，大會小會，座談採訪，口誅筆伐，牆倒衆人推……

鮑爾森強烈要求人民幣短期升值、中期自由兌換，絕非虛言恫嚇。全球經濟一體化，一方面，跨國公司把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消費品生產轉移到中國。另一方面，高科技產品一律嚴格限制向中國出口。生產要素市場調節全球配置，產品貿易不按市場原則辦事，中國的貿易順差命中注定。這樣不對稱的生產貿易格局不改變，招商引資，只能引來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但是資本只讓大進不讓大出，等於歡迎作多“追漲”、不許拋空“殺跌”。這時候下注人民幣升值，只贏不輸，就成了中國政府用制度保證的無風險投資。所以，只要人民幣開始升值，必然鼓勵更多外資、內資通過各種渠道湧入，包括打著貿易名義的資金流入，香港居民在香港用港幣換人民幣，出口雖然減少，外



匯儲備繼續猛增，持續升值正在持續自我實現，直到最終放開資本項目，具備了“殺跌”機制，“追漲”的勢頭才有貶值風險的反方向約束。原材料、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受制於人，是因；內外資本大進大出，橫衝直撞，是果。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機在歐洲發達國家，充其量就是金融危機，頂多惡化成經濟危機。可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不僅每每就是經濟危機，而且經常遞進成社會動亂、政權顛覆、國家分裂。西方政治學有說法，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只要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就會進入社會動亂的多發期。越是持續高速發展，GDP 越來越多，貧富分化、腐敗蔓延越來越嚴重，自然招惹外資大進大出地來回攪和。一般來說，外資拋空足以動搖金融市場，山雨欲來的條件已經具備了，只是風滿樓的事實往往不易體察。

1990 年，歐盟六個核心國家貨幣實現可兌換，資本項目放開了，1992~1993 年，索羅斯衝擊歐洲聯繫匯率機制，一陣雞飛狗跳，西方十幾個發達國家聯手也沒逃脫一敗塗地的厄運。但是，英國也好、法國也好、德國也好，當時打完了以後，金融危機就是金融危機，財政首腦辭職而已。到了亞洲，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印度尼西亞兩億人口，蘇哈托 32 年強權，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一夜消亡。兩極分化，腐敗蔓延，信仰危機，積重難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著攪和，金融危機迅速演化成經濟危機。社會動亂，政權顛覆，國家分裂，亦步亦趨。到後來天災跟著人禍，海嘯、地震連續不斷。國家、社會雪上加霜。所以《投機賭博新經濟》想強調的是，美國不用派一兵一卒，只要“中國通”財政部長跟你整天“戰略對話”，就能讓你的執政基礎動搖！

沒有硝煙的戰爭比有硝煙的戰爭更可怕。因為你看不見敵人，敵人就在你平日一點一滴的作為之中，它混淆了敵我的界限，模

糊了目標的確定。使我們的愛國主義情操失去了表達的空間。也許正當我們志得意滿，陶醉在“大國崛起”的豪情之中時，已不知不覺的成為了別人的俘虜。在當今複雜的形勢中，沒有任何一部經典、一個權威能給王小強的“盛世危言”開出一方良藥。我們常常拷問自己，如果真的有王小強說的金融危機到來時，我們是否有充分的理論準備和足夠的政策智慧去應對？如果回答不能確定，我們是否應起碼做到警鐘長鳴？王小強的《投機賭博新經濟》至少讓我們增加了“一日三省吾身”的必要。

## 王小強談《投機賭博新經濟》

《華人世界》編輯 施秀芬<sup>7</sup>

20 世紀 80 年代，30 出頭的王小強便擔任了體改所的常務副所長，屬於名副其實的老資格改革派。他的經歷讓人欣慕，如今的年輕人，再也沒有這樣的機緣，“奇遇”。意味深長的是，近年來王小強從改革派變成了“反思改革派”，他發現今日的局面並非他們當年努力想要的結果，危機四伏，隱患叢生。他對這樣改革開放的勢頭和前景表示憂慮，一本一本地寫書呼籲要警惕來自各方面的危險。《投機賭博新經濟》是他最近一本力作，同樣是一本“憂國之作”（張承志語），也有人說是一根刺破懶洋洋的樂觀泡沫的鋼針。

王小強的書，很嚴肅，這不是指語言風格，他寫文章一貫不太正經；是指他的研究方式，他的《投極賭博新經濟》幾乎無一字無出處，註釋比正文還長。

《華人世界》雜誌採訪王小強，暢談世界經濟的投機賭博性質，以及身處其中的芸芸衆生該如何自處。

《華人世界》：您說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經濟環境是投機賭博性質，能簡單說說嗎？

王小強：什麼是賭博？一匹馬、一個企業，你說跑得快、盈利多；我說跑的慢、盈利少；打賭，下注。我說對了，你的錢給我；我說錯了，我的錢給你。與物質生產沒有直接關聯的金錢交

---

<sup>7</sup> 編者註：這篇事先納入選題的採訪，後來未能發表。

易，金融市場，貨幣經濟，再說的天花亂墜，性質上，邏輯上，與賭博無法區別，實際上就是賭博。雖然道理很簡單，讓人難以接受的現實是，放眼全球，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大賭場。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中說，全世界幾萬億貨幣交易當中，只有不到5%涉及到貿易和直接投資。其餘95%多都是投機套利交易。你說這是什麼經濟？賭博不是好事。我也納悶，經濟怎麼“進步”成賭博了？2001年我提出“投機賭博新經濟”這個概念，到如今八年時間過去，除了投機賭博，我找不到另外更貼切的概念。我希望拋磚引玉，希望諸位經濟學家，面對我提出的問題，能夠給一個比“賭博”更合理、更合情、更加冠冕堂皇的概念。

《華人世界》：您說的是理論問題，從老百姓的角度，您對中國普通人的投資理財有什麼建議嗎？看了您的書，我得出一個結論是：我今生要遠離股市，遠離現代消費模式，貸款買房買車等，遠離賭博。這種想法對嗎？

王小強：你問的正是問題的核心。理論是為人民服務的。我苦惱的正是，遠離股市，並不解決問題。今天，一旦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拿貨幣就很像拿股票了，因為在金融市場上，貨幣的價格和股票一樣大起大落。如今，人民幣不斷升值，只要從事進出口貿易、出境旅遊，普通百姓都能感覺到人民幣在境外，比過去越來越值錢。所以，我在書裡說，過去的常識教育人們不要賭博，遠離賭場，現在，只要上班幹活領工資，人人在客觀上都參與了賭博，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正所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買股票，賭股票價格的漲跌。換貨幣，賭貨幣價格的漲跌。什麼都不參與，只要領工資，不賭博也是賭博，因為你客觀上是在賭人民幣不會貶值。貨幣市場裡，你屬於“做多”、“建倉”或者“補倉”。不過你自己主觀上不意識罷了。說起來好像有點玄。

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千絲萬縷。香港居民經常要“回鄉”用人民幣。辛辛苦苦掙點港幣，來大陸一次，貶值一次。由於人民幣不斷升值，香港企業不得不給許多經常出差或派到大陸來工作的員工，用人民幣發工資了。要不然，你等於在給人家不斷減薪！進一步的問題是，你今天改發人民幣可以，明天人民幣貶值了，是不是還得改回來發港幣？如今，人民幣持續升值，許多香港人紛紛通過在大陸的香港銀行分支開設人民幣存款帳戶，許多香港人每天上銀行排隊，用港幣換額度限制的兩萬人民幣，繼續存銀行，當“長線投資”。這和買股票有什麼不同呢？如果人民幣放開，可以自由兌換，市場調節，每天價格有昇有降，老百姓領的工資，在貨幣市場上，與股票在性質上，還有什麼區別？當然，我說的是人民幣價格漲落的性質。人民幣是政府發行的，股票是企業發行的。這點不同。大家說的所謂“理財”，把存款、股票、債券、貨幣等等金融資產的價格漲落風險，按照不同組合，適當分散，實際上與賭桌上分投下注，是一個原理。在這個“理財”部分不僅越來越不可或缺而且越來越大的演化過程中，原來根本拒絕賭博的廣大老百姓，最無奈、最可憐。這也是資本主義“進化”最可惡的地方。

如今，全世界每天有 1400 多種金融衍生工具、數萬種有價證券在進行交易。為了“對沖”風險，人人不得不參加賭博。強烈波動的金融市場迫使各國政府出手干預，買進賣出各類金融產品，穩定金融市場，穩定國民經濟。結果怎麼樣？一方面是沒有客觀實物對應的紙幣盡情發行；一方面是政府直接下場賭博。如今，所謂“主權基金”的規模，已經超過對沖基金總量。這個變化，標誌著經濟變成了賭博，賭博變成了經濟。造成一個直接的結果，經濟學空前的蒼白無力。我在書裡的第三章“經濟學的困惑”，

分別展開描述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從實踐到理論，現成政策全不靈了，全都說不囫圇了。

金融市場大發展出一個拿實物生產說故事，實際上錢買錢，就能錢生錢的“貨幣經濟”。股票價格並非企業經營的直接結果，毫無道理地上漲下跌。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後，貨幣發行完全不受物質約束，大量發行的貨幣蜂擁而入各類金融市場，成為賭博下注的籌碼。規模越來越大的金融市場，像黑洞一樣吸納了激增的貨幣發行，告別通貨膨脹！

這樣一個大實物經濟幾十倍的貨幣經濟，把物質生產者和普通百姓拋進賭場，那些不想賭博的人，“規避風險”的套期保值，買賣種種金融資產，實際上也是在下注押寶。墨頓·米勒說：“既然這個世界無法消除價格波動性，不用衍生工具進行套期保值也是一種投機，一種賭博，只不過賭的是價格不會向對自己不利的方向變動，這種賭博的風險可能比參與期貨、期權交易的風險還大。”這個賭博新經濟，簡直就是“逼良為賭”！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機，一次又一次“非理性繁榮”，原本“理性”的市場經濟，越來越被規模越來越大的非理性投機所主導，恰應了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的話，在人人都失去理智的時候，理性的選擇是變得瘋狂。

《華人世界》：這種發展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會發生什麼不利影響？

王小強：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後一塊尚未被金融危機洗劫的最大、最肥的處女地，自然成為衆矢之的。改革開放帶來物質生產高速增長，金融自由化帶來貨幣經濟繁榮，外資拋空帶來金融危機，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三部曲”，是當代所有“新興市場”無一例外的宿命。在危機發生前，總是有一段非常繁榮時期，只要買股票就賺錢，買樓盤就增值。2005年以來，人民幣開始升值，

股市和房地產暴漲。金融市場和投資的“兩熱”顯示，中國並非沒有可能像日本當年那樣，進入金融危機前的空前繁榮。2006年股指飛昇184%；2007年再昇148%。2008年，股市、房地產下跌。但是，人民幣繼續大幅度升值，大量“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湧進中國，出口放緩，外匯儲備繼續猛增。這些趕來投機的“熱錢”，該不會一直放在銀行吧？

只要“非理性繁榮”不會沒有止境，“追漲”到最後，必然“殺跌”。中國尚未開放資本賬戶，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不具備“殺跌”的制度條件。最近梅新育提出，不可兌換也不是沒有可能大規模撤資。但是，你至少不會直接影響匯率，你可以怎麼鑽進來，怎麼鑽出去，通過進出口、利潤匯出等等。可是到中央銀行結匯、換匯的匯率，還是我說了算。更具威脅性的邏輯是，通過出口、投資等各種渠道湧來的“熱錢”，賭的是人民幣持續升值；不斷流入的美元造成外匯儲備激增，進一步增加人民幣繼續升值的壓力和預期；如果在國際壓力下，人民幣真的不得不繼續升值，這就成全了一個典型的預期自我實現過程。這樣循環走下去，人民幣不可兌換，缺乏“殺跌”機制遏制“追漲”，等於讓“熱錢”進了保險箱，制度保證只賺不賠。外匯儲備增加是外來資金結匯造成的。人家來結匯，你能不給人家人民幣嗎？——等於貨幣發行。貨幣發行過多，勢必通貨膨脹。但是，我們不敢提高利率，現在人民幣利率已經遠遠高於美元，繼續提高利率，等於鼓勵“熱錢”更加踴躍到中國紮堆。所以，梁曉的文章題目是“升值的壓力來自不斷升值”。<sup>8</sup> 實踐證明，升值帶來貶值——國內通貨膨脹。這樣的宏觀經濟邏輯能可持續發展嗎？下一步呢，

---

<sup>8</sup> 詳見梁曉：《世界是平的嗎？》，（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參見網址 <http://www.strongwind.com.hk>。

中國政府多次承諾加快開放資本賬戶，加快開放金融市場，早晚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和外資大舉進入中國資本市場。到那時，“熱錢”大舉拋空的“殺跌”機制具備了，大規模捲錢的金融危機也就近在眼前了。早在亞洲金融危機時索羅斯就斷言：“要是人民幣是可以自由兌換的貨幣的話，中國的銀行系統也許已經崩潰了。”

金融危機的後果，不同國家，表現不同。在英國，金融危機就是金融危機。英鎊貶值，財長辭職，完了。在日本，金融危機深化成經濟危機，十幾年沒緩過氣來。在印尼，金融危機引發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動盪，社會動盪造成政權顛覆，接著是國家分裂。但願我是杞人憂天，擔心屬於多餘，甚至是錯誤的。但是，我的體會是，我2001年提出“投機賭博新經濟”至今，從經濟學家到政策制定，並沒有真正面對貨幣市場上，投機賭博遠遠大於進出口貿易和直接投資這個現實。如果真正面對了，經濟學家們就不敢大言不慚，預言升值有利於減少外匯儲備、有利於緩解國內通脹了。2005年人民幣升值以來的實踐，與這些陳舊理論指導的預言，結果完全相反。為什麼索羅斯重複強調多年經濟學家胡說八道，就是沒人聽？我琢磨，因為誰也接受不了社會進步到“投機賭博新經濟”這種，臺灣講話，“弔詭”的現實。你想，連我自己都不願意。人類社會不是永遠從落後到先進，不斷進步嗎？歷史的車輪不是滾滾向前，越來越好嗎？怎麼全球一體化走到今天，“新經濟”鬧了半天是賭博？接受不了，感情上、習慣上接受不了。即便說錯了，政策效果適得其反，喫了虧，還是接受不了。但是，每天三萬多億美元的外匯交易，實實在在。9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體化帶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歷歷在目。2005年以來人民幣持續升值，出口增長下降，外



匯儲備猛增，都已經證明而且還在不斷證明，“賭博”再不好聽，我們提出的問題，邏輯是正確的！就說美國的次按危機，簡單說，不過就是銀行住房貸款證券化，貸款單金融創新成衍生產品，進入金融市場評級、抵押、買賣。壞賬的風險作價轉移了，銀行放心大膽奮勇拉客，利息又低，沒有穩定收入來源、本來通不過財務資格審查的，連哄帶勸，都拉進來貸款買房了；買房的人多起來，房地產價格當然上漲，經濟繁榮。和股票市場一樣，房地產價格越漲，越吸引更多人抓緊買房（追漲），房地產越火爆，銀行貸款越安全，貸款利潤越多，四處拉客貸款買房越起勁……

《華人世界》：談談您創作《投機賭博新經濟》的過程吧。得到了哪些人的啟發和幫助？創作過程中有哪些心得？您這樣挑戰新經濟，受到過質疑嗎？有哪些質疑？

王小強：從我的書的“參考文獻目錄”你可以看到，我看了當時我知道的幾乎所有關於這方面的中文文獻。英文看的少，有些只是查閱。其中給我幫助最大的書，反而是墨頓·米勒的《墨頓·米勒論金融衍生工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墨頓·米勒因為替金融衍生工具辯護得好，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本小冊子，是他的講演集。為了讓普通聽眾理解金融衍生工具的妙用，不可或缺，他不斷用賭博、賭徒、下注、押寶來解釋，真的是深入淺出了。我希望對當代複雜而神秘的金融有興趣的讀者，能看看這本小冊子，不厚，因為是講演，聽眾不同，來不及在黑板上畫數學公式，非常通俗易懂。

再就是索羅斯的書。我從80年代他的第一本書就開始看，一本接一本，每一本都看過。他可不是我們現在熟悉的那些“大款”，不僅大把贏錢，而且大把撒錢。人家是波普的學生，擅長哲學思辨，在成功的金融投機實踐中，他發現經濟學家盡在那裡

胡說八道。錢買錢就能錢生錢的金融市場，買賣的規律明明是“追漲殺跌”，這是中國現在上億“股民”人人都知道的常識。可是，建立在物質交換基礎上的經濟學，供求原理只能是貴賣賤買。價格上昇多少，需求相應減少多少。價格下降多少，購買必然增加多少。經濟學最基本的供求原理，根本解釋不了金融市場上，價格越漲越買、越跌越拋的經常現象。這在我的書裡有說，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理性，如今遇見的老是“非理性繁榮”。“非理性”還能“繁榮”，這個命題本身已經充分寫出經濟學的無奈。

舉個例子：亞洲金融危機，經濟學家們紛紛總結，亞洲國家都是政府幹預經濟過多的“裙帶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罪有應得。是索羅斯親自下手打泰銖，引發亞洲金融危機的，可是他，恰恰是他，從來沒說過什麼“裙帶資本主義”，反而一再強調，小貨幣在金融全球流動的今天，非常脆弱，難以為繼，一再強調，既然全球經濟一體化，就應當貨幣一體化。實踐出真知，他一直在大聲疾呼，這樣下去，資本主義金融體系註定崩潰！

再想藉此機會推薦格林斯潘的新書《我們的新世界》，臺灣大塊文化 2007 年出版。我出《投機賭博新經濟》的時候，格林斯潘的書還沒有出版。我希望有興趣的讀者能看看格林斯潘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總結。他尊稱長期資本是“華爾街最大、最成功的避險基金”。最成功的避險結果，用他的原話，“是把本金交給賭徒，從事和原先業務計劃毫不相干的豪賭。”

《華人世界》：您這樣挑戰新經濟，受到過質疑嗎？有哪些質疑？

王小強：質疑，是我最盼望的，也是一直沒有的事情。我寫的“投機賭博新經濟的挑戰”，2002 年印《香港傳真》。一位朋友曾經花費不少精力，逐條質疑。其實不是質疑而是駁斥。如果有

興趣，可以上大風網站看，[www.strongwind.com.hk](http://www.strongwind.com.hk)。我的文章四萬字，質疑的文章也得有三、四萬字。網站上《香港傳真》欄目中（2002年）應該都有。既有我的文章，也有質疑文章。我之所以沒有回答這篇質疑，因為它質疑的所有問題，都沒有超出我的思考範圍。換句話說，我的文章原本已經全部回答過，或者說，本來就是針對這些質疑寫的。再換句話說，我2007年出版《投機賭博新經濟》，把四萬字的文章擴充成26萬字（正文13萬字）一本書，也算是一種回答吧。除此以外，我沒有看到其他質疑。或者可能是，把當代經濟進化的巔峰——金融，說成是“賭博”，實在太荒謬，有人說太激進，離譜得根本不值得一駁？

其實，正像“作者的話”裡所講的，我最希望的是受到質疑，引起討論。不是為了提高我個人的知名度，或者弄清楚什麼理論是非，邏輯對錯，而是希望中國這最後一塊尚未被金融危機洗劫過的處女地，不要發生金融危機。臺灣、西藏、新疆、東海，雖然難辦，尚屬局部問題；腐敗、貧富分化，只要有時間，還可以逐步治理。一旦發生貨幣形態的金融危機，影響就是全局性的，收拾起來，代價極大，以萬億元計，殃及千家萬戶，經濟、政治、社會安定的劇烈震盪，勢必引發諸多矛盾總爆發，中國經受不起！我經常說，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受盡苦難和屈辱。過去老一輩鬧革命，“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把現代化當成理想來鼓舞鬥志。現在，一方面，現代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第一次變成似乎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另一方面，各種內憂外患危機四伏，尤其是信仰危機，方向迷茫，在道路問題上，摸著石頭找不著岸，腐敗蔓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這種時候一旦發生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我擔心後果嚴重得難以收拾。推薦你看看我寫的《史無前例挑戰》，我擔心的最壞結果是，無論通過什麼危機，引發祖

國分裂。我在《“文明衝突”的背後》裡說過，如果當初就有一個今天這樣的強大美國在旁邊看著，要想滅六國，統一中國，再出幾個秦始皇，也不容易。<sup>9</sup> 譬如，統一的阿拉伯民族，統一的伊斯蘭教，分裂成 22 個主權國家。別說統一大業了，巴勒斯坦兩、三代難民，在流離失所的苦難中，奮鬥半個多世紀，到今天，忍氣吞聲，委曲求全，在以色列佔剩下的零碎地塊，湊合搭建個小小國家的“窩棚”都沒門兒。所以，我把他們的“哀莫大於分裂”，作為中國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的附錄。

過去我極少接受採訪。我的邏輯很簡單，我是一個學者，我要說的，文章、書裡都寫了，誰有興趣誰看。媒體轉述，很多時候並不可能完全準確表達我的意思。如今，文章也寫了，書也寫了，聽說也有些人看，就是沒人來質疑。沒辦法，拜托你們媒體，希望能夠引起更多讀者，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和思索。難道這個問題不重要？在這個待遇上，我和索羅斯還有點類似之處呢。我的書摘錄他在《開放社會》中臭罵經濟學的部分文字當附錄。他一本一本地出書，大聲疾呼，最後不得不連數學公式都造出來了，塞進來了，書店每每還擺在暢銷書位置上，隆重推出，他老人家多少“粉絲”？肯定有人看吧。可是，他說經濟學家胡說八道，嘿，也是沒人來質疑。

---

<sup>9</sup> 王小強：《“文明衝突”的背後——解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參見網址<http://www.strongwind.com.hk>。